

An illustration of two children in a park. In the foreground, a boy in a yellow shirt and grey pants is talking to a girl in a blue shirt and red skirt. The boy is holding a net with a red ball inside. The girl is holding a wooden stick. In the background, another child is playing on a swing set.

我们的班长李八芳

《红小兵报》社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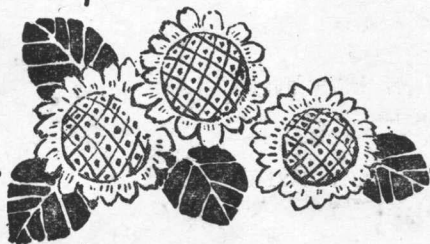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我们的班长李永清

我们的班长李八芳

《红小兵报》社编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少年儿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小说、散文、故事集。共十五篇。每一篇作品都从一个侧面体现一个主题。《我们的班长李小芳》塑造了思想好,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红小兵干部形象;《华子》反映了红小兵一心为集体,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品质;《一辆卡车的故事》中的红小兵,则为革命刻苦学习,热心帮助同学,共同进步。

另外,书中还收了两篇儿童团的故事。

这些作品有较浓的生活气息,文字浅近,适合小学中、高年级同学阅读。

我们的班长李小芳

《红小兵报》社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625 字数 59,000

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9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 10·2·154 定价: 0.21元

毛主席语录

**学生也是这样，以学
为主，兼学别样，即不但学
文，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
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**

目 录

弄堂里的斗争·····	孟昭增 (1)
我们的班长李小芳·····	晨 晓 (10)
小龙接班·····	郑开慧 (21)
水缸的故事·····	刘自球 (27)
师生·····	王有德 (32)
养兔记·····	沈伯新 (40)
一双球鞋·····	郝达袞 (50)
华子·····	南京要武区创作组 (57)
一辆卡车的故事·····	洪 枫 (67)
小理发员·····	包光耀 (75)
东海红小兵·····	叶文艺 (79)
夜海红灯·····	路 敏 (87)
批判大会在进行·····	黄国玉 (93)
儿童团长铁柱儿·····	吕绍联 (98)
智擒二阎王·····	尚 传 (105)

弄堂里的斗争

孟昭增

中午时分，天气炎热。柳树上“知了知了”聒噪的蝉鸣声，搅得弄堂周围极不宁静。



红小兵张志宏，脸上泛着红光，额上淌着汗水，急匆匆地向吴大妈家走去。张志宏是校外红小兵排长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高，能够团结广大红小兵共同前进，红小兵和家长们都夸他是“好排长”。最近，志宏看到同弄堂的红小兵王小卫，沾染了一些坏习气，不肯参加小小班活动，就留心观察起来，发现他常和一个名叫刘贵的人混在一起。刘贵这人历史上干过坏事，政治表现不好，常常咒骂里弄干部。志宏把小卫的事向里弄党支部委员、校外辅导员吴大妈作了汇报。吴大妈说：“这事我们研究过，不能小看，要从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观点观察

问题，好好对他进行帮助！”可是，志宏和红小兵们对他进行了多次帮助，效果不大。现在志宏想找吴大妈，商量进一步对他进行帮助的问题。

吴大妈住在弄堂西头二楼的前楼上，张志宏走去，见她家房门锁着，没有人。忽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上面那间阁楼门口，有人一脚踏空，差点摔下来。志宏定睛一看，正是吴大妈。原来她在阁楼上，要下楼，活动梯子却不见了。

“大妈，多危险啊！”志宏叫道，“你的扶梯呢？”吴大妈说：“不知道呀，刚才我睡了一觉，醒来脚一迈……哎呀，差点摔下去！”“我帮你找找。”志宏四下里找了一阵子，没有找到。吴大妈说：“快去搬个凳子来吧，我急着开会去哩！”

凳子搬来了，但是不够高。志宏站在凳子上，帮大妈顺着柱子往下滑。大妈脚刚伸到凳子上，不知怎么没踩稳，“扑通”一下跌在地上，脚扭伤了！志宏慌得急忙俯下身，帮她揉搓扭伤的脚步。

这时，他忽然发现吴大妈脚踝上面有两道紫黑色的伤疤，每道足有两寸长，深深地坎进皮肉里。志宏惊异地盯视着吴大妈说：“大妈，这……”大妈说：“这——已经几十年啦。我早就想告诉你们，唉，只怪我太忙……以后再跟你说吧。现在我要开会去了！”说完艰难地试着站起身来。

“不行，你的脚扭伤了，还是歇着吧！”志宏劝阻她。

“孩子，今天会议是研究教育青少年反腐蚀的问题，对敌斗争问题。会议重要啊！”说罢，颤巍巍地往前挪动脚步。志宏被大妈一心为革命的精神所感动，急忙搀扶她向里革会走去。一边走，一边商量着小卫的事……

天，酷热酷热，连一丝风也没有。

张志宏从里革会出来，还深深地为吴大妈那种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激动着。吴大妈那么大岁数了，退休后积极参加里弄工作，不叫苦不叫累，精神多么可贵！就说昨天晚上吧，她参加对里弄青少年问题的研究，一直搞到下半夜。今天下午还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，并由她主持会议。可是到底年纪大了，太劳累了，因此，她吃过午饭就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会，可是，哪个没头脑的人呀，把扶梯搬走了，害得大妈……走着想着，迎面碰到了小小班班长陈玉英。玉英跑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正找你呢。小卫今天又没有来参加小小班活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志宏问。

“有人看见他扛着个扶梯捉知了去了。”

“扛着个扶梯……”志宏一惊。

“另外，刘贵还到他家去过。”

“什么？刘贵还在缠他？”志宏一下子急了起来。想了想说：“事不能耽搁，走！问问他去！”

小卫家里，父母都上班去了，只剩他一个人。这时，他手里摆弄着刚捉来的知了，听着知了“吱一吱一”的鸣叫，十分得意；桌子上放着一堆装潢考究的糖果，不时地剥一块往嘴里塞。志宏和玉英走进来，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连知了也顾不得玩了，急忙用张纸把糖果盖起来。志宏问道：

“小卫，刘贵到你家来过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噢，来过……”

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……噢，叫我不要出去乱跑。”

“什么？他叫你不要出去乱跑？他……”

“他又不是阶级敌人，他有什么问题？他……”

“他有问题！”志宏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他给你钱，叫你买糖吃，从生活上腐蚀你；叫你学习马马虎虎，小小班活动不参加，从思想上毒害你，……这不是问题吗！”

“这……”小卫说不出话来了，不自觉地瞅了瞅那堆被盖起的糖果。

“你今天捉知了，从哪里搬的扶梯？”志宏突然转了话题问。

“吴大妈家的。已经还给她了。”小卫若无其事地

回答。

“什么，吴大妈家的？”志宏一听发了火，“你知道不知道？吴大妈急着去开会，没了扶梯，下不了阁楼，把脚都摔伤了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小卫惊得脸色都有些变了。

“都是你闯的祸呀！你就不想想……”志宏重重地说。这时，小小班的几个红小兵搀着吴大妈，一拐一拐地向这里走来。吴大妈进了屋，志宏急忙搬个凳子让她坐下。她那扭伤脚肿得更厉害了，那脚踝上面的两条疤痕也显得更深更显眼了。“吴大妈……”志宏刚要说话，吴大妈摆了摆手：“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”她看看小卫，又看看大家：“孩子，你们不是问我这两条疤是怎么来的吗？我现在是来讲这两条疤的……”说着做个手势，要大家围拢着坐下。

“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。那年，我才十四岁，在一家缫丝厂当童工。车间里，放着两排打丝盆子，里面煮着蚕茧，师傅



们用打茧帚不住地在盆子里打，把蚕茧上的丝头引出来。‘打盆’是童工干的活儿。可是盆子放得很高，我因为过去吃不饱饭，个子瘦小，够不着，就用两块砖头垫在脚底下干活。一次，因为开水烫痛了手，脚下一动，砖头歪倒了，我摔倒在地上。凶恶的资本家一见，拎起铜条就向我脚上抽来，说是我给他弄坏了蚕茧。那铜条打进肉里，痛得我在地上直打滚，鲜血止不住地流出来……”

“资本家怎么这样不讲道理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红小兵们气愤地问。

“叫刘财发。”

“刘财发是刘贵的父亲呀！”有个红小兵突然说。

“不错，正是刘贵的父亲。……这个反动资本家，解放以后劣性不改，大搞偷税漏税，盗窃国家资财；还用金钱腐蚀干部，拖人下水，‘五反’中受到政府严厉惩罚。他那当过伪保丁的儿子刘贵，帮他父亲隐藏赃物，还搞翻案……”

“看！这家伙有多坏！”志宏插嘴说，随后瞟了小卫一眼。

“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红卫兵抄了这个反动资本家的家，他们就怀恨在心。刘贵说什么：‘哼，别看你们现在是红的，没多久，我要叫你们变黑！’于是，他先从红小兵身上打主意。他在外面，专找那些阶级斗争觉悟不

高的孩子，送钞票，请吃糖，讲反动话，散布‘读书无用论’；还教这些孩子偷东西，耍流氓……他这样干的目的是，就是为了把青少年夺过去，把孩子们一个个腐蚀掉，把我们拉回到吃人的旧社会去。你们说，我们答应不答应？”

“不答应！”红小兵们一个个捏紧了拳头。

“对，我们坚决不答应！”吴大妈看看自己脚上的疤痕，“俗话说：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。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呀！”

“呜呜呜……”突然，小卫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错啦，我……”

“你错啦——当然你错啦！”志宏象是还有一肚子气似的，“那扶梯……”

“那扶梯——是刘贵叫我搬的！”小卫擦了一把眼泪，沉痛地说：“那时他见我捉知了，够不到，凑近我说：‘去搬个梯子来嘛。’我说：‘上哪儿搬啊？’‘吴大妈阁楼下面不就有。’我说：‘不行，吴大妈等会儿要用的。’‘吴大妈不在家用什么！你先用用有什么大不了？用完还给她就是了。’说着把一把糖塞进我口袋里。我知道，他要我干什么事的时候，总是要塞糖给我的。这样，我就去了……”

“哼，刘贵明明知道吴大妈在阁楼上，他故意骗你！”一个红小兵说，“刚才我走过刘贵家窗口时，见他摇着

脑袋说什么：‘看你老太婆成天研究什么“对青少年的教育、教育”，跟我作对，这次我也给你来个“过不去”，叫你开不成会！说不定一迈脚，还要摔个半死……’”

“这家伙多么狠毒啊！揪来斗他！”志宏气愤极了，霍地站了起来。几个红小兵马上作出要行动的样子。

“慢着。”吴大妈说，“刘贵的事，党支部都掌握了，正在调查整理他的材料，过后会交给群众批斗、处理的。现在，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，俗话说：无缝的蛋不生蛆。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。敌人搞腐蚀，我们就搞反腐蚀，来个针锋相对，毫不退让。志宏对刘贵这家伙就早有提防，进行了斗争，这很好，值得学习。今后，

同学们之间，要团结互助，不使一个同学掉队……”

“对，吴大妈说得对！我们对小卫的帮助也是不够的！”志宏说。

“不，是我不好。我没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。我真恨死刘贵了，今后……”小卫边说边抓起用纸头盖着的糖果准备往外攒。

“留着吧！”志宏急忙劝阻



他，“这是很好的证据，很好的材料，不是正可以在批斗大会上派用场吗？……”

小卫点点头。

接着，志宏叫大家拿出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共同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：

“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，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，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，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。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，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。”

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红小兵的心房，他们磨拳擦掌，准备投入一场新的战斗……

我们的班长李小芳

晨 晓



我和张大鸣约好，今天一早，我们俩要在学校球场练球。所以，我匆匆地吃了早饭，抱起球，就向学校奔去。

霞光从云缝里射出来，撒在地上，金黄金黄；湿润润的空气，轻烟薄雾似的，微微浮动。这可是个练球的好机会啊！我更加快了脚步。

“什么事呀，火烧着眉毛了？”后面传来一个声音。我停住脚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六（三）班的班长李小芳。李小芳今天还是老样子：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衫，袖管上打着个补丁；圆睁睁的

眼睛，透着一副机灵的、仿佛又是探询的神色。她左手提着一只布袋，沉甸甸的，身子微微向右边倾斜着。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。她走到我跟前，朝我上下打量一下说：

“又要打球去？嗨，劲头可真足啊！”

我说：“星期天，反正没事干。”

“没事干就跟我走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我疑惑起来，“你要做啥呀？”

“修东西去！”她提起布袋，晃了晃，里面发出榔头、钉子碰撞的声音，“有些课桌椅坏了，不及时修好，就会越用越坏。多心痛呀！”

我点点头说：“对，应当心痛。可是……”我看看自己手里抱着的球，犹豫起来：跟不跟她去呢？这时，李小芳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把球拿过去，在手上转了转，又丢给我，“哧”的一声笑着说：“本来嘛，我就没打算叫你去干。那里有同学帮忙哩！不过，你为了‘没事干’才去打球，思想可不对头。我们要为革命练功，这才对啊！”

我一点头，一转身——向球场跑去了。

二

来到球场上，张大鸣已经装好排球网，眼巴巴地等着了。张大鸣是个小胖子，他脱去了外衣，球衫贴在身